

中國文學研究

笠翁十種曲

從前的時候，我看笠翁的曲子，我的意見完全與毀牠們的人一般，牠們的思想淺陋，到了現在我得到機會將牠們重看了一遍，我的意見改變了——並不是說我現在講牠們不想淺陋了，只是，我看出了牠們在另一方面所有的長處。

笠翁自己說過的，「可惜元人，個個都亡了；若使至今還壽考，過余定不題凡鳥。」元曲的價值在搬演上，笠翁的戲曲也是一般，元人用了一種通元代之俗的文字來寫牠們的曲子，笠翁也用一種通清代之俗的文字來寫牠的曲子；在他的曲文中，我們沒有看見過一個元人用的字眼，如「顯不刺的」、「兀的」等等，這因為他有眼光，知道通元代之俗的不必能通清代之俗。蔣士銓的戲曲，如「空谷香」、「四穀秋」，好是真好，但搬演起來時則將失敗；笠翁的曲子，任那一種，如果現在有戲院來排演，聽牠們的人一定會字字皆懂的，以一種規律繁複的詩體而能作到人人皆懂的地位，也算是難得了。

蔣氏戲曲中的道白作得簡雅，是一些好「文」；笠翁戲曲中的道白作得精警，是一些好「戲文」。蔣氏的上場詩在風趣上下筆，是一些好「詩」；笠翁的下場詩在字眼上着想，是一些好「戲文」。

笠翁的曲子所以能在戲臺上收很大的功效，還有許多別的原故。

第一是情節新奇。別的人寫戲，求以一個寫一篇，以求風，別的曲子裏面總是生旦源頭，他的「奈何天」一曲之中僅是丑旦和合，別的戲便是新，沒有什麼曲折，他的「比目魚」僅以戲作並，並且無中有戲。

第二是結構緊湊。笠翁的戲曲，篇幅的布局都好，開尤推「鳳求凰」一曲的結構為最好。

第三是排場熱鬧。「屢中樓」的「結廬」兩用一種新奇的佈景來驚倒衆的眼目，便是一例。笠翁的曲子，還有一觀地方引起觀心人的注意，這便是他們差不多每齣中都有武行上場，這些武行大半時候是與戲中的情節沒有什麼大關係的，簡直可以刪去，除了「巧鬧園」三齣，這些武行的穿扮無不為投合一般喜歡看熱鬧的觀衆而並的，並且還有獅子、象、老虎、海狗、鬼等東西上臺，這也是一班「觀」衆所極爲歡迎的。

第四是談諧滑稽。笠翁的戲曲不僅是本本中充飾了不絕的笑聲與可笑的人，並且他還創造出許多令人發噱的境地來，這是一個天才的喜劇家所獨有的稟賦，並非一班人所可辦到的。

這些都是笠翁的可譽的地方。

在一班的時候，笠翁是很小心的，「十種曲」尤其是他的小心的著作，（我們看他自己在他所作的「偶集」的「詞曲部」裏白「詞別繁絃」一款中所說的「如其天假以年，得於所傳十數外，別有新詞。」又看「十種曲」的第九種「巧鬧園」的「詞源」中所說的「浪播傳奇八種，隨來一派虛名。」只提起十種，而將他所作的許多種別的曲子路去不提，也可看出他的用意所在來了，）但這十種小心的著作中也未免有些大意的地方，即以「情香伴」一曲而論，我就無意的發見了兩處大意，第一處是上卷之十七葉的「寶堂書」中有這樣一句「去春此日正悲秋，此句以「春」代「年」而用，或將「秋」虛用，固然勉強用的過去，但「春」「秋」兩字合用在這一句裏面，終嫌有點割股；第二處是上卷之上的第十九葉中有「也不負我一番燃髭之苦」一句用「燃」字於一個少年的身上，未免不妥——雖他近代時髦的少年中也有蓄起短髭以示情皮的。

論李笠翁十種曲

張敬

前言

李笠翁（漁）劇曲，今行世之十種（儂香伴、風箏誤、意中緣、贗中樓、鳳求凰、奈何天、比目魚、玉搔頭、巧團圓、慎鸞交）中，風箏誤、鳳求凰、巧團圓數劇流播歌壇，至今尚有鑿弄者，劇文得獲顯揚之機運，亦非偶然。然葉懷庭說之爲「惡札」，以爲效阮圓海而不似，遂成此病。此評不無理由。蓋劇曲原有案頭，場上之分，案頭之曲，鎔鑄百家，錘鍊千巧，祇爲供文士詞家之詠頌，每在文字下用功夫，然而演唱條件，關目排場，每有未足，未必盡合舞臺之觀賞。如笠翁論驚夢（牡丹亭還魂記）云：

「長晴絲吹來閒庭院，搖漾春如線。」以遊絲一縷，逗起情絲。發端一語，卽費如許深心，可謂慘淡經營矣。然聽牡丹亭者，百入之中，有一二人解出此意否？若謂製曲初

心並不在此，不過因所見以起興，則瞥見遊絲，不妨直說，何須曲而又曲？由晴絲而識及春，由春與晴絲，而悟其如絲也。若云作此原有深心，則恐索解人不易得矣。索解人既不易得，又何必奏之歌筵，俾雅人俗子，同聞而共見乎？其餘『停半晌整花鈿，沒端菱花偷人半面。』及『良辰美景奈何天，賞心樂事誰家院。……遍青山啼紅了杜鵑。』等語，字字俱費經營，字字皆見明爽，此等妙語，止可作文字觀，不得作傳奇觀。是謂場上曲文字，其事不取幽深，其句則採街談巷議，所謂「文章做與讀書人看，故不怪其深；戲文做與讀書人與不讀書人同看，又與不讀書之婦人小兒同看，故貴淺不貴深。」見開情偶記卷三。然則葉氏之言，蓋知其一不知其二也。

十種曲之長處，除文字淺顯，適宜場上演唱外；其一意求新，惟陳言之務去，要皆獨運機杼，自鑄妙詞，是其一大長處。笠翁與陳學山書有云：「不效美婦一顰，不拾名流一唾，當世耳目，爲我一新。」開情偶記卷一云：「有奇事，方有奇文；未有命題不佳，而能出其錦心，揚爲耀口者也。」此言確爲笠翁經驗之語。傳奇忌在老實，貴在尖新，如賓白有尖新之文，曲文有尖新之句，句中有尖新之字，則無論案頭場上，皆令人不厭觀聽。尤物足以移人，尖新二字，即文中之尤物也。斯言係笠翁自得之點。次則場上之冷熱調度得宜，角色之旁逸均等，開篇之奇句奪目，收煞之媚語攝魂，賓白之聲勢鏗鏘，關目之穿插聯絡，丑淨之口吻畢肖。至於深通音律，又復暢達世情，熟悉場上之習慣及樂工之技巧，凡此皆笠翁之成功處也。笠翁不僅填曲而已，編排導演，悉彼一人任之，非同舞文弄墨者之隔閡於舞臺可比。風箏誤諸曲之流播人間，蓋非偶然也。所惜各劇多爲憐才重色之旨，不出男女之私，陰錯陽差，故作離奇顛倒；意境內容未深，情致曲折未盡，要爲聲色之娛，觀聽之樂而設，雖時寓興興許諷刺之意，然無關乎人生。若獨以今日戲曲

笑翁傳奇十種

憐香伴

風箏謀

意中緣

密巾樓

鳳求鳳

奈何天

北目魚

玉擲頭

巧團圓

慎鸞交

世德堂藏板

標準，則無論其千變萬化，要歸終場一大團圓，其中氣氛，鬧劇意味居多，偶有喜劇成分，絕無悲劇結構，是為憾耳。

十種曲作者精於演習工夫，熟練場上事物。遨遊到處，隨携女樂一部，自度梨園新曲，故而十種曲非僅如一般文人好事，閉門造車，吟哦性情，發抒牢愁之案頭文字而已。蓋案頭文字，鍾鍊推敲，有曲無戲，清代嘉道以還，戲文之作大半如此。而笠翁填詞，專為登場，口授而身導之。為求日日變新，時時變相，十種戲曲與元明大家之作自然決不雷同。雖然，若與前人角勝爭雄，自是難與倫比，而其講曲，編劇，導演，甚至調練藝人登場，種種工力心思，自有其可貴之處，以其一身而兼數長，名之為多才多藝之劇人，實可當之無愧。茲分列五目，分別評述十種曲之：(一)組套用曲；(二)故事情節；(三)曲文賓白；(四)角色場面；(五)插科打諢於後，分析評述，藉以瞭解笠翁劇作之在古典劇曲上之評價。

一、十種曲之組套用曲

首論憐香伴，此劇三十六齣。其餘九劇齣數最少不出三十齣，此種三、四十齣之分場，在明清兩代之作品中，當係最為折衷之數字，此點亦可證明笠翁浸潤於前人作品工夫之深，故爾大致合度也。不僅齣數一節如此，其他有關劇曲之規矩及要訣，見於閒情偶記中詞曲部所列各論，足可徵知。

十種曲故事內容多屬生造，所寫兒女之清，無甚婉轉曲折，死生魂夢之感。因而用曲組套，凡屬訴情類增板之細膩曲牌，頗不多見。或時強為應用，亦不盡洽。

憐香伴一劇，集曲有解酲歌（解三酲犯排歌）、太師團醉（太師引犯醉太平）、學士解酲（

三學士犯解三醒)、金絡索(金梧桐犯東風令、針線箱、解三醒、懶畫眉、苦生草。)(五供養犯(五供養犯月上海棠)、蝶帶平(繡帶兒犯醉太平)、宜春樂(宜春令犯大勝樂)、雁來紅(雁過沙犯紅娘子)、駐馬泣(駐馬聽犯泣顏回)等，然較之吳石渠之用犯用集之夥，自難望其項背也。

此劇用北套者惟第五齣，用仙呂點絳脣十曲，寫神引奇跡：首曲點絳脣與尾曲線曲，係由釋迦佛與普賢，文殊菩薩同唱。按諸北曲劇套律例，應由一人誤唱全折到底，笠翁此種改變翻新，或係當日歌場惡例之開始歟？(北西廂有改竄處，不足法。)沿至花部京戲中，凡武戲唱北曲牌子時多由衆人合唱矣。此點固然爲調濟戲場單調、偏枯而設，但規矩由茲敗壞，笠翁始作俑者也。劇中用南北合套調濟耳者，或由調口大面與他角同場，一粗一細，烘托甚美。此劇第十一齣請封用北中呂粉蝶兒、石榴花、撲燈蛾犯及疊字兒犯四支夾入，顯見裁減極甚。短促收減以至八曲而止。桃花扇濫套泛用，與此同病。第三十三齣用南曲普天樂與北曲朝天子各三支相間，又是一種南北組套之法。總之，一生一淨粗細不同，用南北合唱可見變化也。

二論風箏誤：笠翁十種戲曲，各有其奇構新思，想見當時一新耳目，羣情欣悅之狀。雖然，十種戲曲杜撰故事，幾乎完全出之作者虛構，由一而十，不免窮其技矣。故而求其新穎，即盡求其完美。經由播演傳習，天然自成淘汰，人心之好惡固可定其取舍；而曲詞之美醜，結構之佳否，人物之生動或可厭，在在俱爲成敗之標準也。

今日歌壇崑腔流行笠翁劇作，僅存風箏誤中有限種齣，如「驚醜」、「前親」、「通婚」、「後親」。當其上演之時，莫不娛心悅目，人人贊好。平劇「鳳還巢」有美醜二旦，有雅俗二生，交錯安排，反復回環，終於各獲其偶之故事情節，大致沿襲於風箏誤。可見其影響之一斑。

此劇用集曲計有玉抱鶯（玉抱肚犯黃鶯兒）、傾盃玉芙蓉（傾盃序犯玉芙蓉）、出隊滴溜子（出隊子犯滴溜子）、玉女步瑞雲（傳言玉女犯瑞雲）、榴花泣（石榴花犯泣顏回）、駐馬泣（駐馬聽犯泣顏回）數支。至於第三十齣釋疑所用錦魚燈、錦上花、錦中拍、錦後拍各曲，襲用李日華南西廂第二十齣「寫恨」格式，各曲格式九宮正始列入犯集之曲。吳梅南北詞簡譜不作集曲。

劇中南北合套有第十五齣堅壁，以衆口合唱北曲朝天子習演武事，間隔以南曲普天樂三支，蓋以疊用曲作成套數也。第十八齣艷配，用北雙調新水令、折桂令、雁兒落帶得勝令、收江南、沽美酒帶太平令，插入南曲步步嬌、僥倖令、園林好，亦非完整之套。

總之，無論細膩精華之南曲，或悲壯蒼涼之北套，皆非此劇所有也。

三論意中緣：笠翁各劇莫不重用淨丑，因而生旦兩角之分量減輕，故此少見細膩之曲。此劇所用之集曲數量尤少，僅有駐馬泣（駐馬聽犯泣顏回）、啄木鷄（啄木兒犯黃鶯兒）、醉歸花月渡（醉扶歸犯四時花、月兒高、渡江雲）、甘州歌（八聲甘州犯排歌）、懶針線（懶畫眉犯針線）、醉羅袍（醉扶歸犯皂羅袍）及羅袍歌（醉羅袍犯排歌）六支而已。北套未見踪影。南北合套僅二十一齣捲簾採用北雙調新水令、折桂令、雁兒落帶得勝令、收江南、沽美酒帶太平令各曲，插入南曲步步嬌、江兒水、僥倖令及園林好。而北曲由旦角楊雲友獨唱自首至尾，其餘淨、丑、小生及末或分唱或合唱南曲部分。此種格式，牡丹亭之圓駕，長生殿之梨園皆採用之，可能笠翁有所承襲也。南曲可合唱，而笠翁他劇演武之場面卻以北曲應工。可能作單獨唱牌子曲用，今日平劇武打類亦如此。

本劇冲場引曲四破陣子，似嫌過於簡便。其他各劇首篇亦罕有用長引，或大引以示鄭重者，

一般各劇多用戀芳春、臨江仙、鵲橋仙、意難忘；惟比目魚一劇用滿庭芳引曲，玉搔頭一劇用念奴嬌引曲，稍見分量。吳瞿庵評笠翁之劇作不免俳優之惡習云云，微之笠翁對於文事之儉工減料如用引一事，實不免於失律及輕忽之說也。

此劇情景憑空構想，未見緊湊，而竟拖沓演繹至三十齣，自然難見精神。

四讀聲中樓：此劇用集曲有宜春獅子（宜春令犯獅子序）、太師團醉（太師引犯醉太平）、解三顧（解三醒犯東顧令）、阮二郎（阮郎歸犯賀新郎）、園林見姐姐（園林好犯好姐姐）、姐姐插交枝（好姐姐犯玉交枝）、交枝作供養（玉交枝犯五供養）、供養入江水（五供養犯江兒水）、江水撥棹（江兒水犯川撥棹）、梁州新郎（梁州序犯賀新郎）、榴花泣（見前）多支，聲情甚美。惟集曲多贈板，曲緩聲膩，不合淨或副淨主唱。而第七齣婚話，以龍王及錢塘君開口唱集曲，殊為不類。此種情形不知何以數數出現於笠翁之劇作中也。觀夫明代吳石渠祭花五種，大用集曲若干支，而始終未有淨丑唱集曲之場面，是知笠翁難云知律而實不知律。故有此失。

本劇用南北套者有第十三齣望洋，以北蕤新水令、折桂令、雁兒落、收江南、沽美酒各曲，插用南曲步步嬌、江兒水、僥倖令、園林好等曲，尚稱合律。以柳毅與張生二人對唱，編排甚是。第三十二齣用北曲黃鐘醉花陰、喜遷鶯、出隊子、刮地風、四門子、古水仙子、尾聲一套，由淨主唱，中間插有南曲水底魚兒二支，由副淨唱，此種變化活用曲律之法，難云罕見其例，尚屬可取。此與第二十四齣辭婚套中，用漁陽小令二支唱小曲，以作歌舞節目夾入，皆屬可行。惟第二十齣煮海，用罵玉郎帶上小樓二支，及對玉環帶清江引及撲燈蛾組成，似此套，不成文法也。

五讀風求凰：此齣故事極為荒唐可笑，而笠翁敷衍為三十齣，實無深意可傳於文字也。所用

集曲有啄木鷗（見前）、金落索（見前）、孝南歌（孝順歌犯鎖南枝）、醉羅歌（醉扶歸、皂羅袍犯排歌）、江頭金桂（五馬江兒水犯柳搖金、桂枝香）、憶鴛兒（憶多嬌犯黃鸝兒）、錦漁燈、錦上花、錦中拍、錦後拍、（四曲見前）、九回腸（解三酲犯三學士、急三鎗）、梁州新郎（見前）、黃龍醉太平（降黃龍犯醉太平）、女臨江（女冠子頭犯臨江仙尾）、六犯清音（梁州序犯桂枝香、排歌、八聲甘州、皂羅袍、黃鸝兒）、傾盃玉芙蓉（見前）、甘州歌（見前）等支，其中頗有青色細賦之曲，惟與劇中爭妍、詐欺之情不相符合。且許仙儻以老旦扮，而又唱訴情之詞用贈板之集曲，極不相稱。

劇中用北曲聯套者有第十齣冥冊，但非合規中矩之作。首曲以賞花時及么篇開場，而由末角看家吏者及外角朱衣使者分唱，此似北雜劇中之楔子部份；但北劇從無兩人對唱之例。西廂記以惠明淨扮之身份而唱正宮端正好一套，吾人祇視作楔子用。其他紅娘、張生、鶯鶯對唱各場，亦疑其出自明人竄改，斷非元代作家手筆。故爾笠翁此劇用北曲而多乖誤也。其次接用北仙呂點絳脣套，由文昌星唱點絳脣、混江龍、油葫蘆三曲之後，天下樂一曲，又由外末合唱，而後文星接唱那叱令、鶴踏枝及寄生草三曲，結處尾聲又由衆合唱。乖誤殊多，皆非北曲之正，大為不法。且文昌又以小生扮演。

至於南北合套之引用，此劇僅有第十二齣用北雙調新水令、折桂令、雁兒落帶得勝令、收江南、沽美酒帶太平令，夾入南曲步步嬌、江兒水、饒饒令、園林好及尾聲。按新水令北曲套不應分唱，此處又復違律。

六論孫何天。此劇全出笠翁別裁奇製，以丑旦聯婚，事出怪異，完全破除傳奇規格。且以丑作主角，以丑角衝場，前無其例。或係笠翁之玩世不恭，抑作者有意突破傳奇之傳統歟？今以丑

憐香伴序

蛾眉不肯讓人、天下男子、且盡效顰、乃欲
使巾幘中承乏緇衣縞帶之風、非特兩賢
不相厄、甚至相見輒相悅、相思不相舍、卒
至相下以相從、此非情之所必無、而我笠
翁文中之所僅有乎、笠翁才大數奇、所如

作主角，於是用曲遺詞，大有不同，於古無徵也。（現存六十種曲傳奇中，丑淨之用引及唱詞曲牌，皆有限制，大多出場引曲用乾板、數板，凡所唱曲，決不用細曲）。

第一齣崖略曲調用犯；蝶戀玉樓春及燭影賀新郎二支，不知者以爲和聲協律，命名寄義，是笠翁之巧於製作；事實丑淨不能唱細曲，且燭影搖紅係哀傷之悼念詞，於此場面不合，作者只顧曲牌之表面文字，不求甚解如此。

其他集曲如鳳凰閣上憶秦娥（鳳凰閣頭犯憶秦娥尾）、高陽臺上逍遙樂（高陽臺犯逍遙樂）、錦堂月（豐錦堂犯月上海棠）、榴花泣（見前）、駐馬泣（見前）、解醒歌（見前）、出隊滴溜子（見前）、滴溜神仗兒（滴溜子犯神仗兒）、神仗雙聲子（神仗兒犯雙聲子）、梁州新郎（見前）、啄木鷗（見前）、玉肚交（玉抱肚犯玉交枝）。皆不盡合於規矩也。其中出隊滴溜子、滴溜神仗兒、神仗雙聲子及梁州新郎皆以衆口合唱，罔顧聲情。第十五齣「分擾」用北仙呂點絳脣套，以淨與小旦分唱，極不合律。

南北合套於此劇凡三見：一見於九齣「誤相」，用北雙調新水令、折桂令、雁兒落帶得勝令、收江南、沽美酒帶太平令各曲間隔用南曲步步嬌、江兒水、繞繞令、園林好及尾聲。二見於廿六齣「師捷」，以南普天樂與北朝天子交互隔唱。三見於卅齣「關封」，以仙呂點絳脣、混江龍、油葫蘆、天下樂、哪叱令、金盞兒及寄生草各曲間以南曲桂枝香、甘州、解三酲、醉扶歸、安樂神犯、皂羅袍及尾。

七論比目魚：此劇以生旦作主角，正合傳奇本分。第一齣發端，用犯詞三首（戀秦娥、秦樓夢及雙魚比目遊春水）環括本事而後虛韻作者本意，詞調別出新裁。第二齣生角衡場，引曲之後，即用集曲三支（鴛鴦序、寄眉——驚啼序犯畫眉序——驚足帶封冊——驚啼序犯一封書——及驚

花集御林——驚啼序犯賞官花及懷御林。此種安排，明人作品並不見。隨後各齣集曲有金絡索、江頭金桂、梁州新郎、傾盃玉芙蓉等支，文細音色，以之訴情，頗為適用。

南北合套之曲有十二齣「肥遯」，以北雙調新水令、折桂令、雁兒落帶得勝令、收江南及沽美酒帶太平令各曲，間以南調步步嬌、江兒水、倦倦令、鴈林好及南尾。分由小生唱北曲部分，而衆口合唱南調部分。第三十二齣「駭聚」，以北黃鐘醉花陰、喜遷鶯、出隊子、刮地風、四門子、水仙子，北尾一套與南曲畫眉序、滴溜子、滴溜子、滴滴金、鮑老愷、雙雙子各曲間隔唱出，作為熱鬧羣戲一大收煞，甚合規矩。

八齣玉嬌頭：全劇所用集曲為羅袍歌（馬調袍犯排歌）、榴花泣（見前）、漁家燈（漁家傲犯剔銀銀）、及一封戲（一封書犯馬調袍）五支，數目極少。

第六齣「微行」用南北合套，以北新水令起調，繼為南步步嬌，而後北折桂令，南江兒水，北雁兒落帶得勝令，南倦倦令，北收江南、南鴈林好，北沽美酒帶太平令各曲組成，生角唱北曲，外角唱南曲。

本劇北曲組套者兩見：一為第十齣「騰武」用北中呂粉蝶兒、醉東風、脫布衫、小梁州、么篇、快活三、朝天子、四邊靜、耍孩兒、四煞、三煞、二煞、一煞全套。二為第十四齣「抗節」，用北越調關雎、紫花兒序、小桃紅、天淨沙、調笑令、金蕉葉、禿厮兒、聖藥王、結絳娘、煞尾全套。此種全發全約之應用北套，在笠翁十種曲中，殊為難能，蓋不數數見也。按北曲聲情蒼涼，北詞文情遒勁，清代劇曲作家，除洪昉思長生殿與孔尚任桃花扇兩劇中北套俱屬佳構外，其他作者總覺氣促力短，欲求飄逸瀟灑，奔放豪邁，實不可得。

九齣巧團圓：此劇開場第二齣正戲以「夢訊」啓幕，甚見笠翁構思之奇，今日電影之片頭追

述故事起源，大類此法。由是層層推移，酌酌進展，不出奇巧二字，確屬戲劇性之作品也。

劇中因情節變幻，奇峯屢起，故而文靜、沉思之局而較少，憂怨、哀傷之時光亦暫。因而集曲之引用，不過十支：如醉翻袍、玉山供、啄木鷲、鴛鴦袍、九回腸、二犯孝順歌、金絡索、滴溜神仗、雁魚錦、解醒歌等曲，蓋為敘亂離記思量耳。

凡屬一本傳奇，文武場而必需兼顧，雖情愛故事，仍需有武事戈矛之演習穿插也。此劇以閹賊作亂以致骨肉分携，由聚而散，由離而合，故名之為巧團圓。第七齣「團圓」，有北曲粉蝶兒、石榴花、撲燈蛾數曲，中間復以泣顏回及普天樂數支插入，組織非一南一北，北曲又非整套，作過場戲敷衍而已，蓋隨意截取數曲組合而成。組曲聯套一節，明代大家之後，惟清人洪昉思最為認真，其長生殿全劇五十齣幾無一筆苟且，無一段鬆懈，較之桃花扇則大不同，桃花扇固有若干佳製，但亦有若干不成規矩不合組織之濫套，或以之權充過場，或以之作短場者在。笠翁為求故事動人，故各劇皆重白而輕曲，短章多於長篇，輕鬆甚於凝鍊，淨、丑之重要多超越於生、旦，此其組織用心之與人不同者也。

此劇惟第二十二齣「聞詒」用南北合套，北曲醉花陰、喜遷鶯、出隊子、刮地風、四門子、水仙子、尾聲；南曲畫眉序、滴溜子、鮑老催、雙聲子諸曲，北南相間，可謂神足氣完，實不數觀也。

十論慎覽文：此劇為湊足十全之數而設，故而內容實無特出之奇峯。劇中集曲有傾盆玉芙蓉、孝南歌、海棠醉春風、解醒歌、遶鳳臺、鴛鴦袍、梁州新調、金絡索、女臨江、鴛鴦袍、鴛足一封書、二犯江兒水、九回腸及孝順兒十四調。南北合套有第八齣「目許」用北雙調新水令、折桂令、雁兒落帶得勝令、收江南、沽美酒帶太平令，夾用南曲步步嬌、江兒水、俊傑令、園林好

各支，而以清江引作尾結支。劇情仍屬一貫之虛構，無甚意味。笠翁十種全劇大致爲上演而作，場上新奇，一時鑒觀而已。

二、十種曲之組套用曲

笠翁閒情偶寄論劇有云：

「填詞之難，莫難於洗滌窠臼；而填詞之陋，亦莫陋於盜襲窠臼。」

是以笠翁十種，除「玉搔頭」託之明武宗幸劉倩及取范欽女事，「麝中樓」取自元劇「張生煮海」及「柳毅傳書」而記二龍女事之外；其餘多係笠翁抒其憐香雅意，愛才熱腸，雕肝鏤腎，憑空杜撰才子佳人或醜夫美婦之遇合曲折。所採情節，或古或今，有虛有實，無論其爲古人現成之文，或今日耳目傳聞僅見之事，就事敷設，隨意構造，總之不帶有根有據，何害於無影無形？蓋傳奇無實，大半皆寓言耳。

笠翁論劇又曰：

「凡閱傳奇而必考其事從何來，人居何地者，皆說夢之痴人，可以不答者也。……作者秉筆……非特事跡可以幻生，並其人之姓名亦可以憑空捏造，紀目前之事，無所考究，若用往事爲題，創一事實不得。非用古人姓字爲難，使與滿場角色同時共事之爲難也。非查古人事實爲難，使與本等情由，貫串合一之爲難也。」

有件傳奇卷上

湖上笠翁編次

玄洲逸叟批評

第一齣 破題

西江月。末上。真色何曾忌色。真才始解憐才。物非同類自相猜。理本如斯奚怪。奇妒雖輸女子。癡情也讓裙釵。轉將妒痞作情胎。不是尋常癡派。
漢宮春。才女箋雲。問詔花香氣。詩種情根。願締來生夫婦。弄假成真。約爲側室。倩媒言。阿父生嗔。遇歲考。囑開行劣。范生褫却衣巾。二女相思莫解。更兩家遷播。音耗無聞。泣附公車北訪。勢隔難親。爲邊閨秀。諱前名。賺入朱門。遇